

坚持“两创”
关注新大众文艺

AI短剧，站在“小径分岔的花园”

白 羊

当“做出来”不再稀缺，“判断什么值得做”才珍贵，AI看似把创作的门槛踏平了，实际上对创作者的要求不降反升。创作者的重心正从“生产”转向“选择”——从手艺人变成自己作品的首席编辑

锐见

经典是一条流动的河

邵 岭

中国网络视听协会发布的2026年第一、二季度《微短剧创作指引》显示，上半年各平台共上线微短剧36.7万部，平均每天有超过1500部AI(人工智能)新剧涌入市场，占比超过74%。AI短剧成为广受欢迎的文化产品。然而，数量上去了，观众的“吐槽”也不少，翻开一部AI短剧的评论区，经常能看到“怎么都是一张脸”“记不住”之类的留言。

对创作者来说，AI好似短剧里常见的“金手指”，只需轻轻一点，瞬间就能代替此前无数日夜的反复思考和辛勤劳作。剧本、画面、配音都可以一键搞定，曾经需要几个月磨出来的作品，现在几天就能上线。面对大量观众的犀利评价，不少创作者想不通：新工具用得熟练，建模也好看，为什么就是得不到好评？

原因很简单：不管真人短剧还是AI短剧，都只是表现形式，创作真正比拼的，说到底还是内容品质。AI让短剧的叙事节奏再次提速，剧情反转密度更高，但什么时候该慢下来，只有创作者自己才能把握。

传统影视里的“留白”就是很好的例子，它让观众停下来回味，与剧中人物产生共鸣。放在短剧里也一样，但AI很难理解这一点，只会按照大数据模型，几秒一个转折、几分钟一个反转地机械推进。AI可以分析用户行为，精准捕捉观众反应，却无法进一步告诉观

最近，不少经典作品“翻车”的话题，赫然出现在热搜榜上：《父母爱情》标签化农村女性，薛宝钗被指为“恋爱脑”，就连《白蛇传》里的反面角色法海，也被网友共情为“尽职尽责的打工工人”。面对这种现象，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：原来这些经典根本没那么好，再往前进一步，就会归结为“观众进步了”。这种单向度的理解，很容易滋生出一种代际优越感，让解读简单化。

问题或许不在于经典“不够好”，而在于我们正在用一种新的方式与它们相遇。一部作品能在一代又一代观众心中激起回响，说明它触及了某些具有普遍性的人类经验——爱、信念、自我认同，这些议题并不属于某一个特定的时代。但与此同时，这些普遍经验在作品中的具体讲述方式，总是被包裹在特定年代的价值观念和叙事惯性里。而当每一代观众带着自己所处时代的问题意识去重新打开它，那些曾经被忽略的褶皱，便在新的目光下显现出来。

这当然首先是因为一代人集体性地更新了自己的认知工具。比如关于个体尊严与自主性，这些观点在过去几十年里，经由教育的普及、社会讨论的深化、代际观念的更替，逐渐从少数人的思考变成了多数人的常识。我们此刻回看旧作，那些在彼时因为创作局限而留下的细节自然就会浮现。《渴望》里刘慧芳的“失去自我”，《水浒传》中的“暴力残忍”，这些不是我们今天“发明”出来的，而是被我们今天的敏感“唤醒”的。

然而，仅仅“看出来”是不够的。如果只是停留在“批判”的快感里，其实是懒惰的。因为它只需要一个简单的判断——对或错、进步或落后，而拒绝进入更复杂的思考，因此并没有完成真正的反思。

真正的反思要求我们同时做到两件事：既能进入经典内部，理解它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为什么会这样讲述故事、塑造人物；又能站在今天的认知上，清醒地辨认出它的时代局限。这两件事并不矛盾，前者是一种理解的努力，后者是一种反思的自觉。如此，经典便不再是一个被批评的对象，而是一面帮助我们反观自身的镜子。比如，当我们把对《孔雀东南飞》的关注点放在焦仲卿的懦弱上，真正被拷问的，其实是我们对“责任”“婚姻”的定义发生了什么变化。

“人不能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”——这恰好道出了当年我们沉浸于这些作品时，不可能同时拥有的那种审视距离。后来回看青春期的日记，也不是为了嘲笑当年的幼稚，而是因为理解了那段来路，才更明白今日之自己。

举一个更远的例子。即便如电影《乱世佳人》这样的名作，在当代也因其对奴隶制的美化而受到审视。当局限性被清晰地揭示出来后，这部影片由此延伸为一个可供分析的文化文本，让我们看到种族偏见如何通过艺术手段被浪漫化，如何被缝入动人的爱情故事而变得难以察觉。同样的道理，莎士比亚《驯悍记》中的性别观念，在今天看来触目惊心，但正是这种审视，让这部剧成为了解近代早期欧洲社会秩序的一个窗口。

我们可以思考一下：连这些公认的、经得起苛刻审视的经典，也无法免于后世价值观的重新检验。所以，真正有益的审视，是要让经典成为帮助我们理解自身来路的坐标。当我们能从作品中同时读出它打动人的力量，和它被时代所局限的印记，我们也就更能看清自己，这反而成了一场迟来的对话。在这个意义上，经典不是供人膜拜的静止标本，而是一条始终流动的河。每一代人都在其中注入这个时代的理解，也因此更能辨认，我们从何处来，往何处去。

影视虚构不能背离安全常识

前不久，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一名老人在田间劳作时被眼镜蛇咬伤，同行老伴模仿影视剧桥段，用嘴为伤者吸食毒液，最终双双中毒入院，这样的教训令人警醒。

不限于蛇伤急救，一些影视剧出于叙事便利，会简化各类高危场景的风险。比如角色毫无防护、轻松进出城市下水道的画面，弱化了有限空间暗藏的有毒气体、缺氧窒息等真实危险。不少观众尤其是老年人和儿童，缺少系统的安全科普常识，容易默然影视剧情节真实可信，在生活里照搬艺术演绎的情节，招致不必要的危险。

文艺创作允许合理艺术加工，但不能背离基本的科学常识与安全准则。创作者应当兼顾艺术效果与社会责任，对涉及急救、避险、高危操作的剧情严谨考证、正确呈现，或以字幕、旁白形式进行安全提示，传递安全常识，避免误导观众。

（山东省淄博市 邢承木）

微短剧《安全距离》——找到方法，小屏短剧也能讲好大故事

国安干警与文物修复师联手，破获以文物为载体的跨境窃密案件。这样的国家安全大题材，过去一般认为更适合电视大屏，匹配《潜伏》《对手》这样的大制作。而微短剧单集时长有限，天然不利于宏大叙事。近期上线的微短剧《安全距离》反其道而行之，用小屏短剧讲述国安故事，成了收视热门。

《安全距离》大量使用近景和跟拍，放大了主角沈殊途的“生理性应激反应”——习惯性检查是否有尾随者、听到异常响动时的肌肉紧绷，增加观众的沉浸感。通过特写、色调、节奏等视觉手段，制造情感冲击，使观众在极短时间内被反复拉入共情漩涡，从而更易于接受片尾普法部分的“理性补强”。事实证明，微短剧可以讲好大主题大故事，前提是理解微短剧的艺术特点，发挥好微短剧特有的视听叙事优势。

（陕西省西安市 刘杰青）

看台人语

微短剧《安全距离》海报。

资料图片

大风起处砺兵魂——观电视剧《兵自风中来》有感

周振天

今年建军节前开播的电视剧《兵自风中来》，将镜头对准枕戈待旦、厉兵秣马的一线军营，真切描摹紧盯前沿、求索强军之路的新时代官兵风貌，彰显出影视创作的家国襟怀、军旅气概与艺术坚守。

当代军旅题材素来是“硬骨头”。尤其是新时代军旅叙事，需要跳出陈旧的套路与人物塑造的窠臼，聚焦世界军事科技变革、军队现代化转型的时代背景，刻画官兵求索打赢未来战争的精神风貌，这十分考验创作者的专业积淀与艺术定力。《兵自风中来》主创团队立志于此，扎根部队演训一线，反复考据军事装备、战术细节，耗时5年打磨剧本、沉淀内容，为近年略显同质化的军旅荧屏，吹来一股真实厚重的劲风。

剧名“兵自风中来”，藏着整部作品的立意与格局。“风”，是风起云涌的国际安全局势，是全球军事变革的浩荡风潮，更是新时代强军事业蓬勃向上的奋进之风。剧集没有刻意编造脱离现实的传奇桥段，而是精准锚定陆军合成化、数字化转型的关键节点，以青年军官郭子剑的个人成长为主线，串联起新旧作战理念的碰撞、新质战斗力的培育以及全军转型攻坚历程，以小人物的成长折射大时代的强军变革，力求真实、有深度。

开篇的联合演习，奠定了整部剧求真务实的创作基调。过去，此类作品曾出现模式化倾向，演习里红蓝双方胜负预先已定，缺乏实战意义。作品跳出窠臼，主角郭子剑巧妙借力推演规则，让学员假扮导演部向蓝军传递指令，打破“演戏式”演习僵局、完成“斩首”，将一场即将流于形式的演练，转化为真打实抗的硬仗。这一情节不仅是主人公敢于创新、务实向战的性格缩影，也大胆直面训练中的形式主义，显示出现实主义军旅剧的底气与魄力。

而“冒雨架桥争夺主攻名额”的戏份，则将新时代官兵的担当与智慧展现得淋漓尽致。二营在机动途中遭遇困境，为争夺营级主攻资格，郭子剑大胆决策，带队冒雨架桥，面对副旅长出于安全考量的终止指令，他严守演习规则、据理力争，依托连队前置训练储备与精准的战术预判，有惊无险完成任务，保障大队顺利推进。这场戏，险象环生却不悬浮，所有戏剧冲突都建立在严苛训练、科学研判之上，筑牢了整部剧硬核、严谨、真实的军旅质感。

以基层战斗部队实际为依据，作品塑造了立体鲜活、有血有肉的新时代军人群像。其中，既有敢闯敢试、破旧立新的青年基层指挥员，也有历经多轮军队改革、沉稳担当的老一辈将领，更有以通信博士梁虹为代表、立足信息战地抢占强军新高地的知识型军人。他们不是完人，也会面临理念冲突、成长挫折，有迷茫、有纠结、有挣扎，但始终坚守“向战而行、为国而备”的信念，在军营这个大熔炉中淬火成钢、历练成长。剧集对他们喜怒哀乐与坚守奋进的细腻刻画，让观众真切读懂当代中国军人既传承着一往无前、不畏牺牲的血性军魂，更兼具科学素养和战略视野，生动诠释了人民军队的全新风貌。

当下，军旅题材创作持续迭代，创作视角

艺海观澜

浏览社交媒体会发现，“含舞量”成为当下观众评价舞剧水平的重要指标。什么是“含舞量”？最直观的理解，一部舞剧是否有多处艺术风格鲜明且占据作品主体位置的舞段。这些舞段的动作、调度、构图，能够带来艺术的审美体验。作为从业者，我惊喜地看到许多观众能从舞剧《只此青绿》“倾”的体态中感受山水画皴法的动势，能在造型的“静”中体会静而不停的气韵。观众以“含舞量”为尺，本质是对舞剧呈现的身体动态、流动构图、表演等提出更高的审美要求。

“含舞量”低，原因之一“是舞”与“剧”失衡。舞剧的题材、立意、结构，大都需要从“剧”的角度进行阐释：有些舞剧虽然很有“含舞量”，但叙事主要依靠字幕、旁白、投影，舞段本身缺少必要的叙事逻辑和表达线索；有些舞剧借助大众熟知的文学影视作品和历史典故，期望观众可以“脑补”故事与细节；还有些舞剧忽视舞蹈艺术的特性，一味追求逻辑复杂、人物众多，依靠哑剧式动作

兵自风中来

电视剧《兵自风中来》海报。

资料图片

有的侧重士兵个体成长，有的聚焦旅营单位整体转型、信息化建设的纵深描述。《兵自风中来》尝试平衡宏大叙事与个体成长故事，将容易讲枯燥的军事演训、战术转型议题，转化为可感可知的人物冲突、波澜起伏的演训故事，以扎实的实景拍摄、专业的战术呈现、饱满的人物情感，破解当代军旅题材创作“大”与“小”的取舍难题。

精品创作从来没有捷径。《兵自风中来》印证了军旅文艺的生命力，永远根植于火热的练兵沙场，根植于军人备战打仗的赤诚初心。风起东方，砺兵沙场，征途漫漫，期待更多现实主义军旅力作，以文艺之笔记录强军征程，展示军人风骨，致敬山河守护者。

舞剧“含舞量”低为哪般

黄际影

推进情节。当“剧”大于“舞”，且舞段与剧情关联较弱时，观众就有“含舞量”低的直观感受。

“含舞量”低，还有一个原因是缺乏高质量舞段。高质量不仅来源于匠心独运的创作、精雕细琢的排练、精益求精的表演，也是舞段生动阐释作品主题的结果。群舞构图、独舞情绪、双人舞人物关系，都是诠释主题的重要方式。在起承转合中，观众通过舞段感受剧中人物的喜怒哀乐和世情百态。在舞剧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结尾，主角三兄妹对藏族阿妈和汉族阿妈情感升华的群舞，动作技巧简洁，仅依靠藏族舞蹈的屈伸动律与行礼体态，加以饱满情绪，便拥有极强感染力。可见，真正优质的舞段，依靠清晰的情感、精巧的编排打动观众；反之，空洞杂乱、表意模糊的技巧堆砌，动作越多，越让人如堕云雾。一些低“含舞量”的作品不仅舞段稀缺，仅存的舞蹈段落还表意薄弱，双重降低观众观感。

舞剧创作的关键是艺术表达与舞台呈现的

统一。虽然创作者与观众时常就舞剧“含舞量”各持己见，但成熟创作者会持续自我追问两层核心问题：一是舞蹈层面，为何设计这段舞蹈，要传递何种情绪；二是叙事层面，这段剧情存在的意义是什么，需要借助怎样的肢体语言呈现。在双向思考中，把主题转化为舞蹈编排，用舞蹈承载故事，既不会为了剧情删减舞段，也不会为了堆砌动作割裂情节，从根源规避“含舞量”偏低的问题。
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国内舞剧创作者曾对舞蹈语言、舞剧结构展开突破性探索，推动创作手法、艺术观念全面革新。如今大众针对“含舞量”的争议，某种程度上是对历史讨论的延续，也为优化当下创作提供思路。创作者不能简单地提出批评的观众归为“非专业、看不懂舞蹈”，反而要借助观众反馈，正视当下创作弊端，摆脱“二元对立”的路径依赖，拓展舞剧创作新空间。